

汉语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研究

胡习之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胡习之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6

ISBN 7-226-03424-7

I. 汉... II. 胡...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语—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322 号

责任编辑: 朱满良

封面设计: 王林强

**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胡习之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西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字数 275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3424-7 定价: 25.00 元



安徽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安徽省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 作者简介

胡习之，1963年3月生，安徽无为为人，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所长，安徽省语言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理事。1995年入选阜阳师范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1997年入选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2003年入选阜阳师范学院中青年学科拔尖人才。1997年获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003年获安徽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著有《能言善讲》《学会说话》《语言交际美学》《辞规的理论与实践》等，参编《现代汉语修辞专题》《动词研究综述》《转轨：面向二十一世纪》《实用语文字正误辞典》《现代汉语》等。现主持安徽省精品课程“普通话”。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 目 录

**第一编 汉语语汇研究**

- 对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几点思考 ..... (1)
- 现代汉语词缀研究鸟瞰 ..... (14)
- “蓝领”与“蓝颜知己”：“蓝”族新词语二议 ..... (26)
- 漫谈语素“老” ..... (37)
- 略论借代式称呼语 ..... (40)
- 谚语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简说 ..... (44)

**第二编 汉语语法研究**

- 现代汉语中还有“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 ..... (51)
- 动将结构与皖北方言 ..... (60)
- “A就A”与“A就A在M” ..... (69)
- 略论几种句式的逻辑基础 ..... (82)
- 试论现代汉语名词重叠 ..... (90)
- 关系词浅说 ..... (105)
- 试说“定中重复”的判别 ..... (110)
- 汉语言运用的审美追求与汉语的特点 ..... (116)
- 转折复句的表达功能及其运用 ..... (129)
- 论口气 ..... (136)

**第三编 汉语修辞研究**

- 消极修辞论 ..... (147)

20 世纪的汉语消极修辞研究 .....	(164)
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 .....	(179)
试说修辞方式的中介现象 .....	(206)
有意与无意:某些语言现象辞格与非辞格的 分水岭——兼及某些辞格的定义 .....	(219)
略论人际修辞的基本原则 .....	(224)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修辞探微 .....	(234)
略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的修辞理论贡献 .....	(251)

#### **第四编 言语交际研究**

试论言语交际复杂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	(262)
话语角色定位及其语言表现形式 .....	(272)
人际交流美论 .....	(282)
语言交际美论二题 .....	(289)
论语言接受的基本规律 .....	(302)
青少年“自说自话”话语行为论略 .....	(319)
孔子口语交际思想论略 .....	(329)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言语交际学分析 .....	(339)

<b>后记</b> .....	(350)
-----------------	-------

## 第一编 汉语语汇研究

### 对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几点思考

合成词是词汇学和语法学都要研究的对象，历来为词汇学家和语法学家所关注。笔者在现代汉语合成词的教学与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认识，现在写出来就正于诸位同仁。

#### 一、关于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及实际操作问题

对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词，一般就其结构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指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合成词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构成的词。对此人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由人们对合成词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合成词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组合。换言之，一个词是否为合成词其判别标准就是合成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有机组合。一个词如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有机组合而成，那么就是一个合成词；反之，如果是由一个词素单独构成，那么就是一个单纯词。这里涉及了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以及实际操作问题。

我们认为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就是合成词的本质属性，即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的有机组合，具体来说就是至少存在着两个词素，它们分别以自己的词素义直接地体现了合成词的词义（词汇义或语法义）或间接地体现了合成词的词义。

对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的把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对“词素”的理解；第二，对词素义的确立及词素义与合成词词义之关系的理解。

### 1. 对“词素”的理解

“词素” (morpheme)，有人称之为语素。两种说法稍有差别。用“词素”这个名称的，都认为词素是词内部的单位，是从词里分析出来的；用“语素”这个名称的，不承认词素是从词内部分析出来的，他们认为“语素”是先于词的划分，是比词更为根本的东西，有的不限于构词，也可以加在短语（词组）的前边（如“第”）或后边（如“的”）。词素作为一级语言单位，人们对它的说法不完全相同。如：

高名凯、石安石合著《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认为：“词素就是语言中最小的包含有意义的单位。”

张寿康的《汉语学习丛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认为：“词素就是构成词的具有意义的构词单位。”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说：“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

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说：“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对词素的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对词素本质的理解却已达成共识：第一，它有意义；第二，它是最小的语言（语法）单位。

作为词素必须表示一定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这“意义”是只指词汇意义（或曰概念义、理性义），还是既指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很多著作语焉不详。不过，从大家对合成词结构的分析以及词根、词缀、实词素、虚词素之类说法中可



知词素必须有意义的“意义”既包括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否则“桌子”“盖儿”之类用附加法构成的词就不是合成词了。

举例来说，“语言”一词，“语”和“言”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有意义。刘熙《释名》说：“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桌子”一词，“桌”和“子”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有意义，只是“桌”具有词汇意义（表示一种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的家具），体现了“桌子”一词的基本意义，“子”具有语法意义（作为名词的标志，具有类化作用），体现了“桌子”一词的附加意义。

总之，作为词素必须具有意义，不管这种意义是较具体的词汇意义（或曰概念意义、理性意义），还是较抽象的语法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叫词素，比如“玻”“枇”等。

## 2. 对词素意义的确立以及词素义与合成词词义之关系的理解

词素有词汇意义或者语法意义，这是词素之所以是词素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一个词素的意义究竟怎样才能确定？我们认为词素虽然具有一定的表意作用，但常常不能表示一个明确的概念。比如“发”作为一个词素，在“发展、发言、发愁、发放、发源”等词中，表意不完全相同。在“发展”里含有“扩大”的意思，“发言”里含有“表达”的意思，“发愁”里含有“流露”的意思，“发放”里含有“交付”的意思，“发源”里含有“产生”的意思。但如果把“发”这个词素单独抽出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不很明确了。而且同一个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可能此时是词素，彼时却不是词素，如“布”在“棉布”“布匹”等词中是词素，而在“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布拉吉”等译音词中只是一个音节符号，根本不具备词素的资格。再如“马”在

“马车”“马蹄”“马路”等词中有意义，是词素，但在“马虎”（mǎhu）中则无意义，不是词素，只是一个音节符号。还有像“子”等符号情形也很复杂，在“鱼子”中读 zǐ，是实词素，有词汇意义，而在“桌子”“拍子”“挑子”“盖子”等词中是虚词素，只有语法意义（作名词的标志，有类化作用），读轻声（zi）。

既然同一个符号在甲词中是 A 意，在乙词中则可能是 B 意，而且同一个符号还有可能在甲词中是词素，在乙词中却不是词素，只是个音节符号，所以我们认为词素意义的确立应依据特定的词。换句话说一个符号是不是词素，或者是什么意义的词素应由具体的词来决定，离开具体的词，一个符号是不是词素，或者是什么意义的词素是难以确定的。

就合成词来说，构成合成词的词素义应由合成词这个客观的语言环境来决定，反过来合成词的词义也需要其构成成分——词素的意义来体现，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地构成一个统一体。

就现代汉语来说词素义体现合成词的词义有如下几种表现：

(1) 词素义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

a. 几个词素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汇意义，如：

皮鞋、公审、阅读、停止、改正、缩小、兵变、性急、鼓掌、营业……

b. 几个词素分别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如：

老师、第一、念头、硬性、可能性……

其中加点的词素体现该词的语法意义，其他词素体现该词的词汇意义。

(2) 词素义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

a. 几个词素义揉合起来通过引申、比喻间接体现合成词的

词义，如：

脚夫、茶房、拉手、手足、领袖、心腹、爪牙、皮毛……

b. 几个词素义通过某个典故、传说间接体现合成词的词义，如：

说项：“讲情”之意，唐朝杨敬之看重项斯，写了“到处逢人说项斯”的诗句，“说项”即由这一典故而来。

染指：“分取非分利益”之意，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指向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汤，尝尝滋味就走了，“染指”即由这一故事而来。

根据以上所述合成词确定的理论依据：至少得有两个词素，它们以自身的词素义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合成词的词义（词汇义或语法义），下面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 (1) 合成词中的“偏义”词问题

国家、窗户、人物、质量、忘记、干净、睡觉……

这些词通常被认为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联合式合成词，而且人们认为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完全消失了，如“国家”一词只有“国”的意义，“家”的意义完全消失；“忘记”只有“忘”的意思，“记”的意思完全消失。奇怪的是，很多著作一边说“家”“记”等意思完全消失，一边还说“家”“记”等是词根（词素），这从理论上讲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这些偏义词既然只有一个符号有意义（即只有一个词素），另一个符号在该词中完全丧失表义能力，既无词汇意义，也无语法意义（即不具备作为词素的资格），那么就不能视为合成词。我们认为这种偏义词应是单纯词。比如“窗户”中的“户”在“户口”“账户”“户主”等词中有意义，因而是个词素，但在“窗户”一词中已丧失表义作用，而沦为音节符号，就不是词素了。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合成词确立的理论依据，这种偏义词中既

然只有一个词素，那么只能认为是单纯词，而不能看成合成词。当然，这种偏义词中丧失表义作用的符号虽然不能作为词素体现词的意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但有其存在价值。它作为一个音节符号，起到了“衬字”的作用，保证了该词的双音节形式，从而与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词为主流的现象合拍。

与“偏义词”一个音节表义，另一个音节表音情形类似，现代汉语复音单纯词中也有一个音节表义，另一个音节表音的情形。其表现主要有两种：

其一，前一个音节表义，后一个音节表音。如：

水媳、妖娆、蹉跎、坎坷、螺蛳、钥匙、黄鹂、蟾蜍……

这些词的前一个符号代表词素，因为它们有意义，其意义与该词词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后一个符号只表音不表义，只是纯粹的音节符号，它们的作用只在于使该词双音化。

其二，前一个音节表音，后一个音节表义。如：

螃蟹、嫦娥、肮脏、侥幸、逍遥、玫瑰、菖蒲、胭脂、砵码、瞌睡……

这些词前一个音节只表音，只是个纯粹的音节符号；后一个音节是词素，它体现了该词的基本意义。此外，复音节单纯词中还有这种情形：某个符号原有意义，代表某个词素，但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逐渐丧失了表义功能，从词素转化为音节符号。如：“蚂蚁”“蝴蝶”本为偏正式合成词，“蚂”原本写作“马”，是言其大，“马蚁”即大蚂蚁。后来由于“马”添了个“虫”字旁（可能是受后边词素“蚁”字偏旁的影响，类推出这么个“虫”旁），“蚂蚁”又变成蚁类的通称，于是“马”原义消失，演变成“蚂”也就成了纯音节符号了。“蚂蚁”也因而成了单纯词。“蝴蝶”的演变也是如此，“蝴”原本写作“胡”，“蝴蝶”是因其头上的一对触须而得名的，后来“胡”被写成了纯粹的音节符

号，“蝴蝶”也就成了单纯词。<sup>①</sup>

我们认为所谓“偏义词”，因为其中一个符号已经从词素转化为纯粹的表音符号了，所以应该看成单纯词。可将它们与上述“蚂蚁”“蝴蝶”“螺蛳”“螃蟹”等一个音节表音，另一个音节表义的复音单纯词视为同类。

## (2) 音译词问题

通常认为音译词属于单纯词。严格来说这种说法有失严密。音译词多数属于单纯词，但不是所有的音译词都是单纯词。

音译词问题比较复杂，撇开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附注类别这些不纯的音译词（半音译词），那种音译的同时又兼顾意义的音译词看成单纯词是不妥当的。比如邢福义先生主编的中学教师培训教材《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将“乌托邦”看成单纯词，这是值得商榷的。“乌托邦”源自英语 Utopia，Utopia 原意为乌有之乡，是英国 Thomas More 爵士在 1516 年用拉丁文所写书名的简称，后成为空想主义的同义语<sup>②</sup>。“乌托邦”是音译兼顾了意译，显然“乌”“托”“邦”不是纯粹的音译符号，它们也有意义，其意义与“乌托邦”这个词的词义有直接的联系，它们都是词素，因此“乌托邦”作为一个汉语词（来源于外民族，但已汉化，成为汉语的词），应该是个合成词而不是单纯词。

我们认为凡是音义兼顾的音译词都应视为合成词，因为这种已经成为汉语词汇家族成员的音译词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因而都是词素。比如：

① 苏锡育：《试说现代汉语复音节单纯词中的音节符号向语素的转化》，《汉语学习》1989年第2期。

② 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引擎 (engine)、幽默 (humour)、维他命 (vitamin)、嬉皮士 (hippies)、爱滋病 (AIDS)、声纳 (sonar)、俱乐部 (源自日语“俱乐部” kurabu, 音译英语 club)、绷带 (bandage)。

另外, 音译词中的人名, 当姓、名 (有时还有父名、教名) 连用时可看成是几个词素组成的合成词。

## 二、关于合成词结构类型的确立依据及实际操作问题

就复合型合成词来说, 其结构类型的确立依据应该是其内部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 而不是外部的语法形式 (附加型合成词与复合型合成词确立依据不完全相同, 本文暂不作讨论)。否则下面两组结构类型本不相同的合成词就变成相同的了:

第一组: 火红、葱绿、笔直、冰凉、雪白

第二组: 心酸、眼热、胆怯、性急、心急

第一组与第二组从外部语法形式来说都是名词性词素与形容词性词素的组合, 但从内部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来说, 第一组合成词词素之间是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 而第二组合成词词素之间是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 因此第一组属偏正式合成词, 而第二组属陈述式合成词。

事实上人们一般将复合型合成词分成“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等等正是从合成词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着眼的。

合成词结构类型的确立取决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而不取决于孤立的词素功能, 其原因就在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决定了词的内部结构。现在的问题是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决定于什么?

我们认为词素之间的意义关系取决于该词的构词理据, 取决于人们创造该词时对所反映的对象或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及人们创造该词的目的。请比较几个合成词词素之间可能有的意义

组合关系：

- |    |                    |    |          |
|----|--------------------|----|----------|
| 拖鞋 | (1) 拖着鞋子           | 吊环 | (1) 吊着环  |
|    | (2) 用于拖脚的鞋子        |    | (2) 吊着的环 |
| 围裙 | (1) 围着裙子           |    |          |
|    | (2) 围在身前的裙子 (似的东西) |    |          |
| 睡衣 | (1) 睡着衣服 (睡在衣服上)   |    |          |
|    | (2) 用于睡觉时穿的衣服      |    |          |

这四个合成词，它们构成成分之间可能有的意义组合关系都不止一种，如果按甲种意义组合关系理解，则为 A 类结构类型的合成词；如果按照乙种意义组合关系理解，则为 B 种结构类型的合成词。例如“吊环”，如果意义组合理解为 (1)：“吊着环”，则为支配式合成词；如果意义组合关系理解为 (2)：“吊着的环”，则为偏正式合成词。

从理论上来说某个合成词词素之间可能有的意义关系有时或许不止一种，但事实上只能有一种。这种意义组合关系就取决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该词的构成理据，人们创造该词时对所反映对象或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人们创造该词的目的。比如上举“吊环”可能有的意义关系有两种，但是根据其构词理据等我们可以判定第二种理解正确，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种体操器械是在架子上挂两根绳子，每根绳子下面各吊一个环，人们握住的是这两个“环”，“环”是这种体操器械的特征。人们通过“吊环”这个词反映的正是这种器械的本质是“环”，一种“吊”着的“环”。因此“吊环”一词的意义组合关系是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即“吊环”应为偏正式合成词，而不是按 (1) 理解的支配式合成词。再如“挂镰”一词，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意义组合关系，一为“挂着的镰刀”，一为“挂着镰刀”。但根据人们创造此

词的目的，可知第一种理解错误，第二种理解正确，因为人们创造“挂镰”一词是为了通过这种动作（“挂”）与事物（“镰”）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对“一年中最后一茬庄稼的收割工作结束”（《现代汉语词典》）的理性认识，而不是用来表示什么样的镰刀。因此“挂镰”只能理解为支配式，而不能理解为偏正式。根据同样的道理，“拖鞋”“睡衣”“围裙”应为偏正式合成词，而不是支配式合成词。

既然合成词不同的意义组合关系决定了不同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类型显示了不同的意义关系，意义关系与结构类型相辅相成，因此就词典的释义来说，一部好的词典在解释词义时要能暗示出该词的结构类型来。《现代汉语词典》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如该词典对“吊带”“挂钩”的解释：

[吊带] diào dài (1) 围绕在腰部从两侧垂下来吊住长筒袜子的带子。(2) 围绕在腿上吊着袜子的带子。

[挂钩] guà gōu (1) 用车钩把两节车厢连接起来。(2) 比喻相联系：基层供销社直接跟产地～。

“吊带”理论上说起来其意义组合有两种可能情形，因而结构关系相应地也有两种可能情形（一为支配式，一为偏正式），但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可知“吊带”是偏正式。“挂钩”理论上也有两种意义关系，因而结构关系相应地也有两种可能情形（一为支配式，一为偏正式），但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看应为支配式。

根据以上我们所理解的合成词结构类型确立的依据，下面我们讨论两个有关合成词结构类型的实际操作问题：

### 1. “化石”“积木”的结构关系

初中语文第一册语文知识短文《词的构成》中认为“化石”“积木”这两个合成词为支配式合成词，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从外部语法形式来说，“化石”与“积木”都是“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的形式，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都是支配式合成词的结论，因为决定合成词结构类型的依据是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而不是外部语法形式。如上所述，事实上相同的外部语法形式，却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结构类型，比如：

(1) 卧铺、挂表、刨床、围巾、围网、挂车、滚轮

(2) 带头、谈天、达标、挂钩、起草、站岗、围脖

(1)(2)都属于“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的形式，但(1)词素之间具有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词义偏于后一个词素，因而是偏正式合成词，而(2)词素之间具有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词素义浑然一体，没有主从，因而是支配式合成词。

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来说，“化石”与“积木”都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关系：

化石 (1) 变化成石头

(2) (古生物) 变化成的石头

积木 (1) 堆积木块

(2) 用来堆积的木块

从这两种意义关系可以推导出“化石”与“积木”的结构方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支配式，一种是偏正式。那么孰是孰非？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我们了解人们创造这两个合成词的理论依据、创造这两个词的目的。

就“化石”一词来说，人们创造这么个合成词是因为认识到有那么一种类似石头的东西，这种类似石头的东西是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者遗迹由于埋藏在地下久远而变成的。可见“化石”的构词理据就是“变化成的石头”，人们用“化石”一词是要反映所认识到的是什么样的对象，而不是反映认识到什么样的